

饒平縣志

第六編

卷二十一

藝文

卷二十二

藝文

卷二十三

藝文

卷二十四

藝文

饒平縣志卷二十一

顧川劉抃纂修



藝文

城隍神

明 邱金聲

崇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知縣邱金聲將有事入  
郡夜宿黃山公館夢謁城隍神忽於廟柱見對聯云  
兄通弟陰弟命死惟兄知兄可問忍忍忍將誰呼呼  
妻乎難呼難呼賊就練手練命亡以賊攻賊莫知冤  
冤冤自作孽不可活孽太孽太不解所謂先數日有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湯溪鄉民余乾太者告其弟余四為強賊王惟易劫  
殺翌日自擒惟易至并亮刀一把云殺弟者即其人  
訊之乃賣炭傭也初與太兄弟同居數年前移去刀  
即其所遺太家者訊諸里隣咸云不見有賊特鷄鳴  
時彼家自喊救耳後再拘其嫡兄余二至數推鞠乃  
云太原與四妻何氏有姦為其父所覺何氏徙居外  
家父死再歸三閱月而有是事金聲乃親至其家細  
詢里中咸云無賊而太所云劫惟牛一頭耳牛固在  
也乃與同居人陳團先及余二妻屬索其大衣服二

件以歸於監中出先與二語之曰我親至若家若妻子已口供實証矣賊卽太也今以衣符若若當悉供冊爲自苦乃供云彼夜鷄鳴時四妻起造飯太隨至厨下通之四素抱疑憤覓得索刀相中遂爲太所殺再訊服款因成大辟又四月十三日御史葛行部至潮屬當解獄囚審錄以練總陳震押行至白雲坊海陽地方群盜從林中突出劫練總以去於山複中殺之囚則前行至郡矣遍索莫知總死誰手後錫坑胡家湯溪曹家被劫獲得賊黨張阿棟連供白雲坊殺震者

乃賊首呂太公尾也六壯四索太公尾遂爲夥黨呂求自勒死報故二事於夢中對聯並應若響邱金聲曰嗟乎世誰謂無鬼神哉方太殺弟時使不硬扯炭傭自擒而自誣之懸一案以自蔽誰復推諸至隱者男女通情豺心疊動旣以去此眼中釘復欲拔出身上刺而太公尾者無故操戈與震爲難於白日榛蕪中裂其支而後已無亦有宿業耶又有怪者棟所供殺震者尾耳於求自無與也法殺人者拒尾出而法正矣自雖其素所常同夥者而供不及之供不及則

法不及之死尾者何也其以滅尾之口即以神之靈於冥冥中自持三尺可矣而乃夢於令不伸冥法而伸國法夫神意以爲神之殛之死之牖下示懲其家人已矣極之示懲其鄉人已矣何如寄其權於令令上之府府上之司司上之觀風臺觀風臺上之大司寇大司寇上之天子罪狀昭然宇內聞風相戒其爲勸懲之用特一邑已哉

賊兵

邱金聲

古云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今者竿而兵矣邑中盜所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

挾者鐵刃長三寸許銳上豐中下與錐等屈其尾而繫之繩將有所掠則於山間砍巨竹以刃繫之其屈尾處穴之竹中所以防其脫也掠已則棄竹藏刃故家無成兵而器械卒辨惟陣獲時能得之俗謂之竹篙鎗云

娘娘廟當復

邱金聲

魏學使毀淫祠而及娘娘廟其失豈在魏哉奉行者過耳娘娘爲宋張樞密夫人許氏樞密護躡海上夫人率步兵沿海爲援在於百丈埔障亡土人義而祀

之此祠當與三忠廟並傳香火斯土卽前人無尸祝  
之事猶爲闕典况見祠而毀之耶時無老成人聽其  
摧廢至於遺址不可復尋殊堪一嘆然無是怪者予  
按前志書百丈靖事云宋張世傑嘗會許尖人之師  
於此許娘娘姓也尖字與夫字相近遂訛爲尖人則  
知百年前此事已無復識矣魯魚之誤古今同然要  
亦此祠不存之故也

王梅溪碑記

邱金聲

故老嘗言宋時王梅溪先生曾經此地於逆旅中夜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四

半聞角聲起視莫知其處乃周覽山川知異日必有  
城其地者遂立石記之入明猶存至置縣後土人欲  
爲令立去思石乃磨去其文欲因其石爲之輦至中  
途繩斷傷輿者二人而磨其文者亦相次病卒梅溪  
之靈若是聞之毛髮豎然土人無狀至此一死殊快  
人意至今片石尚橫荒郊鐵畫銷泐不堪共語矣

侍郎州訂訛

邱金聲

近南灣海中有白侍郎州者問之土人云有侍郎墓  
其處故云初疑其地當近青徑口以陸相墓所在名

之近關東里志乃知非侍郎乃辭郎也事出張都統  
達與妻陳氏從此分袂以赴宋軍遂以有今名焉忠  
臣義女生死臨岐之處淚落水中滴滴皆作怒濤傳  
響聽之使人隕涕而訛者乃以官名易之可謂癡殺  
無怪乎杜十姨之嫁五髻鬚也

### 燈架

邱金聲

邑中重燈節工巧之極無若短架上以蠟爲花以紙  
爲城郭宮室亭榭及蓬萊方丈諸島陶土爲人物遊  
遊之狀以琉璃盞貯膏火連綴炤之羣物鮮熒如欲

### 饒平縣志

### 卷二十一

藝文

五

飛動予嘗有三十句詠之今載藝文中然作者累月  
方成而觀者不能三四晚侈麗之俗無益近玩不如  
并作數燈於萬堞之上爲支更丁壯終歲長明足使  
窺關奪目豈非大利

### 浮山有三處

邱金聲

邑中名浮山者三其一在東門外有開河石碑在焉  
其一在潘殿之北亦名百丈埔許夫人戰元兵處也  
其一在隆眼城都三山皆曠區衍土無寸壘尺阜而  
皆以山名豈亦風雨中來從海上者 神物不可時

有當向山靈稽其宇說然許夫人戰處烈血所塗足使土壤增其佳色自非他山可比

告示

國朝 劉 井

為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天地好生民命至重乃有無知愚民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環斃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操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棄其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六

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又何可因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係之甚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為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為子女所仰給輕生自盡老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於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泰山惟男死於忠孝婦死於節烈乃為得所若因微嫌少隙憤恨而死男為頑蠢婦為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

名徒貽人以訓笑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于  
奸惡之徒指屍說詐糾眾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  
衣資逢人亂打凶暴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死後有此  
一番可行故擽命之念所由起也合行曉諭爲此示  
仰居民人等知悉嗣後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  
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  
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槩不准理若以自縊自  
溺自毒捏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不  
經官糾眾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槩拘拿申報治其  
搶奪之罪各宜凜然毋忽須至告示者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七

申文

劉 抃

爲惡習之刁悍宜除殘疆之痼弊應革仰祈 憲  
禁以安民生事竊惟饒平一邑介山濱海地當閩  
粵之交人多強暴之性 卑職 任事三載仰體 各  
憲臺惠愛元元至意凡有一利可興一弊可除者  
靡不夙夜圖維期於有濟其宣講

上諭修葺城垣清查保甲施藥捨棺及禁私宰賭博  
勸諭積穀設立義學掩埋骨骸等務俱遵行有日



克盡職守當爲但荒陬僻壤惡習相沿牢不可破之弊尤望立法森嚴以登斯民於衽席矣蓋饒邑愚夫愚婦每因角口微嫌爭鬪小忿一言相激隨服毒草藥賴捐生竟不知律法森嚴原無抵償之例而宗族豪橫亮徒糾結外姓究棍動輒陣擁數百假冒屍親恣情抄搶則一鄉一寨不論異姓同宗有無干涉逐戶挨門概經荼毒輕則擄畧資財毀傷器皿重則燒焚房屋拆棄墻垣雖鷄犬牛豬池魚竹木無不罄遭殃害卽有司親詣驗貯仍然

抗法惟思生者圖財罔顧死者暴露情形有與叛逆而罪惡更過強徒倘值農忙之際適逢此禍必合村老幼逃竄他方旣成之穀不獲登場未插之苗不能栽種致二冬失望妻子啼號勢必失散流離趨於匪類驅平民於網羅陷阱之中迨收殮旣畢衆皆星散萍分任憑原告一身終年構訟迨脩究屍親素無識面特借屍焚刵原非爲死者報仇爲地方之害者一也更饒邑各社各村定有土棍結黨當海氛未靖之日若輩曾皆充伍今退居游

手不務本業專以威臨鄉心爲謀生活計覷隣里  
中懦弱之家偶積稻穀數石便思哄嚇以遂狼貪  
如壑填木滿卽借題誣陷牽告多名突興雀角及  
至拘訊倘被害之人賄賂數尾將詞內各犯指甲  
爲乙指李爲張滿口胡言抵飾圖賴且詞內所控  
一犯必以乳諱花名開列四五差役無從拘獲空  
煩保地訪查不得已批著原告引拘方肯自言實  
語近有一種究棍或借已死排年姓字或造里下  
百姓鬼名駕造無影狀詞公呈州力利弊止鼓筆

底之鋒虛布殺人之陣一經查究原告潛踪被害  
者反先投到經年守候對質無人令無辜之赤子  
呼天搶地之冤爲地方之大害者二也抑饒邑正  
祿錢糧催辦收解俱係日生排年經手若正身當  
役豈不自愛身家柰豪監頑衿千方百計鑽刺包  
充以護身符自恃可比限擔塞收解怠玩不前催  
辦抗延不力病國病民弁髦法紀及至半年之後  
積弊旣深已廢亦廢仍然卸脫貽禍水人致正身  
賠累者難以枚舉吏地方一役乃事之最賤最卑

諸生自輕品行仗勢包當遇公務則推諉抗違計私囊則借名科派若令稽察盜逃引拘人犯置若罔聞止知索騙肥身不顧

朝廷功令鄉民

如豺虎差役莫敢如何魚肉一方

欺貧賣富

詞訟愈出愈奇為民之大害者二

也以上藥

以揗刀訟包當三弊其習一日不除

則饒邑一之患不止卑縣三載來痛心髮指誠

論諄諄力為禁革奈遵循者止有二三頑梗者尚

多七八若非

臺嚴與訪令大賜霜威恐良善

半縣志

卷

十

黎難免赴

之厄也甲

起見業

迴詳 列憲外

總目兩廣都察院

批 憲潮道齊

巡撫都察院李

據 三款 深切地方大弊

即嚴行禁飭如有違立拿

懲可也此繳

地方惡習不除何以勸善仰候發示

兩院批示繳

批該縣詳請申禁三款係地

示 禁務使

丁 曉仍候 兩

司道批示繳

督學道裴 批該縣留心民瘼剔除三弊俱屬可

行既經通詳仰候 兩院司道批示繳

本府批藥賴抄搶刁訟包當爲潮屬痼弊饒風積習更甚亟宜革除所有告發仰嚴提按律究擬通詳仍飭禁繳

禁賭博

王焜章

照得四民各有其業惟讀惟耕爲工爲賈夙夜匪懈守而勿失地方自此豐寧盜賊于焉屏跡今爾饒鵠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七

衣鵠面比肩而立鼠竊狗偷接踵而起爲爾民者宜力勤本業猶恐安飽無時而乃恣情廢業縱酒呼盧樗蒲一擲稱雄自附爲王孫之綺席可乎哉況賭博嚴禁律有明條何敢以身試法喪已累人朝服衣冠夕被縲纆垂楚之痛桁楊之辱誰則受之爾亦人也豈真蚩蚩蠢蠢竟等于禽獸之無思也耶今本廳不惜婆心諭以大義昭以國法披肝瀝膽以爲爾告嗟爾愚民或有執迷不悟乃曰我有術焉巧于自避人備室密朝東暮西卽官明日月法迅雷霆未必光過

入而威遠及也言念及此似乎本廳之言迂疎而不  
近情矣雖然本廳尚有近情之說在是則真爾等如  
蠅投網如蠶作繭愈奮愈窮愈巧愈拙必至於死而  
後已者試再爲爾等言之蓋賭博者流或膏梁子弟  
秉性豪奢以自縱其不羈者有之或塊然無識形同  
木偶而隨人之愚弄者有之或無賴奸人絕無正業  
而藉此以爲生者有之或稍有資斧好爲躍冶而偶  
然以孟浪者有之然不知一入其中則貪忿隨之始  
也乘興以肆貪繼也因貪而生忿貪忿相生循環無

饒平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已旣得乎隴而復望乎蜀因亾于奏而思償于齊在  
已則悉索做賦在人則務盡根株虎耽鷹疾兔死矢  
斃遂至鷓巢鳩居鸛糧鼠食甚且妻抱琵琶過別船  
子隨鞭鐙隸他人竄身盜賊乞食卑田每爲爾等細  
思亦覺低徊流涕卽爾等寓目至此諒亦有不自知  
其啞然而笑戚然知懼不圖本縣金針竟透人膏肓  
有若是之神乎是本廳以國法示汝而汝或不悟以  
人情喻汝而汝猶不悟乎況乎人情縱極王法隨加  
寧得謂天高帝遠法網雖密終漏吞舟之大魚也哉

